

6551

张星娘 编注

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 2

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6551

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 2

张星烺 编注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

第二册

第二编 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

- 第一章 汉唐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/ 0435
- 一 唐以前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/ 0435
 - 二 唐代中国史书关于非洲之记载 / 0436
- 附：昆仑与昆仑奴考 / 0442
- 第二章 宋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/ 0450
- 一 非洲东海岸诸国 / 0450
 - 二 非洲北部诸国 / 0454
- 第三章 元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/ 0460
- 一 元时中国与埃及之关系 / 0460
 - 二 马哥孛罗记中国遣使马达加斯加岛 / 0464



- 三 汪大渊记非洲东海岸情形 / 0465
- 四 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及其《游记》 / 0465
- 五 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 / 0470
- 六 拔都他游历中国记 / 0482
- 第四章 明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/ 0512
 - 一 明初埃及通使中国 / 0512
 - 二 郑和之出使东非诸国 / 0513
 - 三 《明史》等记木骨都束国 / 0514
 - 四 《明史》等记不刺哇国 / 0515
 - 五 《明史》等记竹步国 / 0516
 - 六 《明史》等记速麻里儿 / 0517
 - 七 《明史》等记麻林 / 0517

第三编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

- 第一章 汉代之条枝 / 0521
 - 一 《史记》记条枝 / 0521
 - 二 《汉书》记条支 / 0521
 - 三 《后汉书》记条支 / 0522
 - 四 《拾遗记》《通典》记条支 / 0522
- 第二章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/ 0525
 - 一 《旧唐书·大食传》 / 0525
 - 二 《新唐书·大食国传》 / 0534
 - 三 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记黑衣大食兵 / 0540
 - 四 《通典·大食国传》 / 0541
 - 五 《经行记》大食国记事 / 0541

六 《往五天竺国传》大食国记事 / 0543

七 《册府元龟》等记大食国 / 0544

八 贾耽记通大食海道 / 0549

九 大食国人李彦升 / 0554

十〇 大食国之物产 / 0555

第三章 唐与大食之交涉 / 0565

一 康国之请援 / 0565

二 安国之请援 / 0566

三 俱密国之请援 / 0567

四 吐火罗国之请援 / 0567

五 与石国及大食之交涉 / 0568

六 印度之请援 / 0571

第四章 回教之传入中国 / 0572

一 初期之传入 / 0572

二 旺各师大人墓志 / 0574

三 《创建清真寺碑记》 / 0576

四 《闽书》关于回教在泉州之记载 / 0577

五 《重建怀圣寺碑》 / 0580

第五章 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 / 0584

一 《苏烈曼游记》 / 0584

二 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 / 0592

三 依宾库达特拔之《省道记》 / 0599

四 依宾罗斯德之记载 / 0601

五 麻素提之《黄金牧地》 / 0601

六 依宾麦哈黑尔之《游记》 / 0603

七 阿尔比鲁尼之记载 / 0612

八 格儿德齐之记载 / 0613

九 爱德利奚之《地理书》/ 0614

一〇 阿伯尔肥达之《地理书》/ 0618

第六章 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/ 0624

一 《宋史·大食传》/ 0624

二 《宋会要》记大食国 / 0628

三 层檀国 / 0630

四 《岭外代答》记大食诸国 / 0633

五 《诸蕃志》记大食诸国 / 0640

六 辽与大食之关系 / 0645

附：唐宋之海外贸易及大食、

波斯商人考 / 0646

第七章 元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/ 0666

一 哈里发之灭亡 / 0666

二 天房国 / 0668

三 天堂国 / 0669

四 元代中国之阿拉伯人 / 0670

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/ 0688

一 天方国 / 0688

二 默德那国 / 0711

三 祖法儿国 / 0715

四 阿丹国 / 0718

五 刺撒国 / 0722

六 阿拉伯历法之传入中国 / 0723

七 阿拉伯人双陆游戏之传入中国 / 0728

第二编 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

第一章 汉唐中国与非洲之交通

一 唐以前中国与非洲之交通

唐以前，中国史书记载非洲者，据余所考，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为最早：“黄支之南，有已程不国，汉之译使自此还矣。”（《汉书》卷二八下）已程不疑为希腊语依梯俄皮亚（Ethiopia）之译音，今闽南人读已程不之音，尚与希腊文 Ethiopia 相同。依梯俄皮亚即阿比西尼亚，在非洲东部。其次则为鱼豢《魏略·西戎传》，《魏略·西戎传》中之迟散城，考据家谓即埃及之亚历山大港。（见本书第一编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》第二章第一节）亚历山大港又见于东晋时所译之《那先比丘经》卷下，作阿荔散。（见本书第一编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》第二章第五节）

非洲人记载中国事情，则颇详明而甚早也。托勒密（Ptolemy）者，希腊人，生于非洲埃及，长于埃及，葬于埃及，故吾以埃及人视之亦可也。托勒密于公元一五〇年时（汉桓帝时）著有《地理书》（*Geographice Hyphegesis*），曾记中国事情。（见本书第一编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》第一章第一三节）

科斯麻士（Cosmas）亦长于埃及，其祖虽自希腊迁来，然实埃及亚历山大港人。少年时，尝为商人航行于红海及印度洋、非洲东岸、波斯湾、印度西岸及锡兰岛等地。后归故乡，著《世界基督教诸国

0436 | 中西交通史话汇编 第二册

风土记》(*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*)，约成于公元五三〇年至五五〇年间。其中亦载中国事情。(见本书第一编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》第二章第一节)

二 唐代中国史书关于非洲之记载

唐时，中国史书对于非洲，始有确实记载。惟中国人所得知者，似皆闻自大食人，而非亲见者也。中国书最早记之者，为杜环《经行记》。杜环为杜佑之族子，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，怛逻斯之役，为大食人所擒。天宝十载(公元七五〇年)至西海。宝应初(公元七六二年)因贾商船舶，自广州而回，著《经行记》。此书惜已久佚，杜佑《通典·西戎传》中引用颇多。

摩邻国在秋萨罗国〔一〕西南，渡大碛，行二千里至其国。其人黑，其俗犷，少米麦，无草木。马食干鱼，人食鹑莽，鹑莽，即波斯枣也。瘴疠特甚。诸国陆行之所经也。胡则一种，法有数般。有大食法、有大秦法、有寻寻法、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，当食不语。其大食法者，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，纵有微过，不至相累。不食猪狗驴马等肉。不拜国王父母之尊，不信鬼神，祀天而已。其俗：每七日一假，不买卖，不出纳，唯饮酒谑浪终日。(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西戎传》)

〔一〕秋萨罗即 *Castilla* 之译音，西班牙之古名也。摩邻即 *Maghrib el Aksa* 首一字之译音。此三字为阿拉伯文，其义犹今人所称之“泰西”，盖其地为奉回教者最西之地也。又简称曰麻格力伯 (*Maghrib*)，宋代称曰木兰皮，即今摩洛哥。参见本书第一编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》第三章第十四节。

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，有国曰磨邻，曰老勃萨〔一〕。其人黑而性悍，地瘴疠，无草木五谷。饲马以槁鱼，人食鹌莽。鹌莽，波斯枣也。不耻烝报，于夷狄最甚，号曰寻。其君臣七日一休，不出纳交易，饮以穷夜。（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下《西域传》下）

〔一〕《新唐书》此节可与《经行记》互相参证。《经行记》谓在秋萨罗国西南，渡大磧，行二千里至其国，而《新唐书》云在拂菻西南二千里。盖秋萨罗国亦古罗马之一部也。秋萨罗为西班牙，毫无疑义。《新唐书》此节，似即取材于《经行记》。《经行记》原文，或即以秋萨罗为拂菻之一部，故欧阳修等修《唐书》时，不称曰在秋萨罗西南，而曰在拂菻西南也。拂菻之指罗马帝国全境，不仅东罗马一隅，此方亦可为诸证据中之一端也。老勃萨之名，不见《通典》，或为杜佑所删也。据白洛克尔曼（C. Brockelmann）之《回教古今史》（*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*）附图，阿拉伯人称摩洛哥以东之地，自西经二度至东经五度，皆为 Tlemssen。西经二度，北纬三十五度，有城亦曰 Tlemssen。今代地图有译作特林森者。实则此字读音，应作脱勒姆森，而重在后之“勒姆森”三字。《新唐书》之老勃萨为脱勒姆森之讹音，毋庸置疑。磨邻与老勃萨并列，皆在拂菻西南，可知两地必相邻。读音与事实，皆相符矣。参见本书第一编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》第三章第六节。

拔拔力国〔一〕在西南海中，不食五谷，食肉而已。常针牛畜豚，取血和乳生饮。无衣服，唯腰下用羊皮掩之，其妇人洁白端正。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，其价数倍。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。波斯商人欲入此国，团集数千人，赍彩布，没老幼共刺血立誓，乃，市其

物。自古不属外国。战用象牙排，野牛角为稍，衣甲、弓矢之器。步兵二十万，大食频讨袭之。（《酉阳杂俎》卷四）

〔一〕 拔拔力，科斯麻士书称巴巴力(Barbary)，即在今索马利之地。

〔大食〕 西南属海，海中有拔拔力种，无所附属。不生五谷，食肉，刺牛血和乳饮之。俗无衣服，以羊皮自蔽。妇人明晰而丽。多象牙及阿末香。波斯贾人欲往市，必数千人纳鬻血誓，乃交易。兵多牙角，而有弓、矢、铠、稍。士至二十万。数为大食所破略〔一〕。（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下《西域传》下）

〔一〕 《新唐书》此节，必取材于《酉阳杂俎》，所异者仅字句有不同而已。

孝亿国〔一〕 界周三千余里，在平川中。以木为栅，周十余里。栅内百姓二千余家。周国大栅五百余所。气候常暖，冬不凋落。宜羊马，无驼牛。俗性质直，好客侣。躯貌长大，塞鼻黄发，绿眼赤髭，被发，面如血色。战具唯稍一色。宜五谷，出金铁，衣麻布。举俗事祆，不识佛法。有祆祠三百（一曰千）余所。马步甲兵一万，不尚商贩。自称孝亿人。丈夫妇人俱佩带。每一日造食，一月食之，常吃宿食。（《酉阳杂俎》卷四）

〔一〕 孝亿即 Siut 之译音，为埃及南部之古名。尼罗河在埃及南部，分为无数支流。国境多川河，故云在平川中也。以木为栅者，备野兽也。气候常暖，冬不凋落者，地近赤道也。躯貌长大，塞鼻黄发，绿眼赤髭，被发，面如血色，似为欧洲北部日耳曼人种。

公元四二七年左右，当我国刘宋文帝元嘉初年，日耳曼系之凡德尔夫族(Vandals)经西班牙渡直布罗陀海峡，而建国于非洲北部。此方所言之孝亿人，岂即其苗裔欤？希腊人自古即宅居埃及，然面貌又不如是矣。

仍建国〔一〕无井及河涧。所有种植，待雨而生。以紫矿泥地，承雨水用之。穿井即若海水又咸。土俗潮落之后，平地为池，取鱼以作食。(《酉阳杂俎》卷四)

〔一〕仍建似即 Utica 之译音，为非洲北部突尼斯(Tunis)海边之古城。所言情形，亦与该地吻合。

悉怛国、怛干国〔一〕出好马。(《酉阳杂俎》卷一六)

〔一〕此节记载简略。悉怛国与怛干国何在，颇难考定。惟据其读音，悉怛与 Sudan 最相近，今人多译作苏丹。其地在埃及之南。悉怛读音，又似与挹怛相近，然挹怛于段成式时代，久已灭亡。挹怛又称唼咤，以前官书沿用已久，以成式之淹博，岂有不知，而好另造新名辞乎？怛干似即撒哈拉沙漠中之 Dakhel Oasis(达开尔)沙岛也。艾儒略《职方外纪》卷三《利未亚总说》云：“其地马最善走，又猛，能与虎斗。”

大食勿斯离国〔一〕石榴重五六斤。(《酉阳杂俎》续集卷一〇)

〔一〕此节记载，亦极简略。余初颇觉不易考定，后读南宋时赵汝适《诸蕃志》始得解决。《诸蕃志》有勿斯里国，记载颇详。

考其情形，知所记者，乃埃及国也。勿斯里即 Misr 之译音。勿字古代读音，应如今代北人之读莫字。《诸蕃志》大食国记回教教祖摩诃末（名见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下《大食传》）写作麻霞勿，即其证也。今代粤人及闽南漳泉一带之人，仍读“勿”字如“莫”字。勿斯离即勿斯里。《元史·郭侃传》及刘郁《西使记》皆作密昔儿。《明史·西域传》作米昔儿，一名密思儿。《元经世大典图》作迷思耳。徐继畲《瀛环志略》作麦西国。凡此皆自阿拉伯人之 Misr 译音。耶稣教《圣经》作 Mizraim。

疏勒，一曰佉沙，……贞观九年，遣使者献名马。又四年，与朱俱波、甘棠贡方物。太宗谓房玄龄等曰：“曩之一天下，克胜四夷，惟秦皇、汉武耳。朕提三尺剑定四海，远夷率服，不减二君者。然彼末路不自保，公等宜相辅弼，毋进谗言，置朕于危亡也。”……甘棠在海南，昆仑〔一〕人也。（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》）

〔一〕吾人读此节，甘棠与疏勒、朱俱波二国同入贡，即可断定甘棠不在麻刺甲或南洋群岛也。南洋诸国来中国，当由广州北上，至长安，何能过印度，逾葱岭，与疏勒同入贡耶？托勒密《地理书》记由埃及往中国有商道可行。《明史》列米昔儿（即埃及国）于《西域传》，与哈烈、撒马儿罕等国，向由陆道来中国者同卷。永乐时，来贡中国必由陆道。《明史》虽未明言，然可断其必然也。甘棠必为非洲东海岸之国。由波斯经陆道来中国，途中过疏勒、朱俱波，可以无疑。中国古书中，所谓海南，界域极不明了。大抵由南海乘船来中国者，皆谓之海南国也。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二下《南蛮传》环王条云，贞观九年，甘棠使者入朝，国居海南。此处入贡年代，与《西域传》所言者不同，不知孰是。

甘棠在大海之南，昆仑人也。贞观十年，与朱俱波国朝贡同日至。太宗谓群臣曰：“南荒西域，自远而至，其故何哉？”房玄龄曰：“当中国又安，帝德遐被也。”太宗曰：“诚如公言。向使中国不安，何缘而至？朕何以堪之？观此蕃使，益怀畏惧。所望公等，匡朕不逮也。”（《唐会要》卷九九）

贞观十年十二月戊寅，朱俱波、甘棠遣使入贡。朱俱波在葱岭之北，去瓜州二千八百里。甘棠在大海南。胡三省注云：“朱俱波亦曰朱俱槃，汉子合国也。甘棠在西海南，昆仑人也。二国皆在西域。”〔一〕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）

〔一〕胡三省此注，明言甘棠国在西域，不在南洋也。又云在西海之南，而又为昆仑之人，其在非洲东海岸已昭然若揭矣。

殊奈国，昆仑人也。在林邑南，去交趾海外三月余日，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。绝远，未尝朝中国。贞观二年十月，使至朝贡。（《唐会要》卷九八）

那提三藏……以永徽六年创达京师。有敕令於慈恩安置，所司供给。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，声华腾蔚，无由克彰。掩抑萧条，般若是难。既不蒙引，返充给使。显庆元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。既至南海，诸王归敬，为别立寺，度人授法。弘化之广，又倍於前。以昔被敕往，理须返命。慈恩梵本，拟重寻研，龙朔三年还返旧京。所赉诸经，并为奘将北出。意欲翻度，莫有依凭。惟译《八曼荼罗》《礼佛法》《阿吒那智》等三经。要约精最，可常行学。其年，南海真腊国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无已，思见其人。合国宗师假途远请，乃云：“国有好药，唯提识之，请自采取。”下敕听往，返迹未由〔一〕。（释道宣《高僧传》二集卷五《那提三藏传》）

〔一〕显庆元年，那提第一次奉敕往昆仑国，似畏难未往，仅至南海（即广州）而返。第二次奉敕往真腊，则去不复返矣。玄奘之嫉忌异派，不得不谓为命名之累也。

则天临朝，（王方庆）拜广州都督。广州地际南海，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，昆仑怀刃杀之。方庆在任数载，秋毫不犯。（《旧唐书》卷八九《王方庆传》）

王缙字方庆。以字显。……武后时，累迁广州都督。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琲。前都督路元叟冒取其货。舶酋不胜忿，杀之。方庆至，秋毫无所索。（《新唐书》卷一一六《王缙传》）

则天皇后光宅元年，广州都督路元睿又为昆仑所杀。元睿暗懦，僚属恣横，有商舶至，僚属侵渔不已。商胡诉于元睿。元睿索枷，欲系治之。群胡怒，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，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，无敢近者，登舟入海。追之不及〔一〕。（《资治通鉴》《唐纪》十九）

〔一〕上方所记皆一事也。此处之昆仑，不能断定为非洲黑人，抑或林邑以南之人。姑置之此耳。

景龙三年三月，昆仑国遣使贡方物。（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〇）

附：昆仑与昆仑奴考

唐时，中国人不知有非洲之名，亦不识有黑奴也。然吾人读唐代私家著述之见于《唐人说荟》《太平广记》《古今说海》等丛书者，则见昆仑奴之名，现于甚多书中矣。各书之言昆仑奴者，大抵皆言其体

黑也。甚至有用昆仑二字作形容词，以言人之面黑者。亦有仅用昆仑二字作名辞，以代黑人者。昆仑二字究何解乎？昆仑奴究为何许人乎？

(一) 昆仑国所在

欲明此问题，兹特先将中国书中关于昆仑之各种记载标出于下：

一、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七《林邑国传》云：“自林邑已南，皆卷发黑身，通号为昆仑。”同卷《真腊国传》云：“真腊在林邑西北，本扶南之属国，昆仑之类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二下：“盘盘在南海曲，北距环王，限少海，与狼牙脩接。……其臣曰悖郎索滥，曰昆仑帝也，曰昆仑勃和，曰昆仑悖谛索甘。亦曰古龙。古龙者，昆仑声近耳。”又曰：“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十里，地卑洼，与环王同俗，有城郭宫殿。王姓古龙。居重观，栅城，楛叶以覆屋。王出乘象。其人黑身卷发，傥行。”

二、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云：“从西数之，有婆鲁师洲、末罗游洲，即今尸利佛逝国是。莫诃信洲、诃陵洲、瞿瞿洲、盆盆洲、婆里洲、掘伦洲、佛逝补罗洲、阿善洲、末迦漫洲。又有小洲，不能具录。斯乃成遵佛法，多是小乘，唯末罗游少有大乘耳。诸国周围，或可百里，或数百里，或可百驿。大海虽难计里，商舶串者准知。良为掘伦（此句义不甚明，良字似同实字解），初至交广，遂使总唤昆仑国焉。唯此昆仑，头卷体黑。自余诸国，与神州不殊。赤脚敢曼，总是其式。”义净之掘伦洲，法国沙畹以为即《唐书》之林邑与真腊，今之暹罗及麻拉甲半岛也。然既称曰洲，当在海中，不在大陆也。高楠顺次郎注谓即普罗康多儿岛（Pulo Condore）。高楠氏又谓义净时，岛上居民似为内革罗种（Negro）云。（见高楠顺次郎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〔英译〕）

三、义净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云：“至佛逝国，解骨仑语，颇学梵书。”骨仑即昆仑。佛逝国为今苏门塔腊岛渤林邦港（Palembang）。